

诗是活泼泼的生命

□树才

第一届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、英国女作家埃莉诺·杰杰恩创作了许多构思新奇、语言朴素的童话，还写了不少诗，其中有一首是我很喜欢的，题目叫《什么是诗》。

什么是诗？谁知道？
玫瑰不是诗，玫瑰的香气才是诗；
天空不是诗，天光才是诗；
苍蝇不是诗，苍蝇身上的亮闪才是诗；
海不是诗，海的喘息才是诗；
我不是诗，那使得我看见听到感知
散文无法表达的意味的语言才是诗。
但什么是诗？谁知道？
诗的最后一句——“但什么是诗？谁知道？”——这个“谁知道”后边，不是句号，而是问号。诗人写了一首诗叫《什么是诗》，但最后还是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。不过，这首诗中间的几句，值得我们仔细回味：

玫瑰不是诗，玫瑰的香气才是诗；/ 天空不是诗，天光才是诗；
苍蝇不是诗，苍蝇身上的亮闪才是诗；/ 海不是诗，海的喘息才是诗。

这种方法叫作比较。为什么要用比较？因为不比较，我们是看不清楚事物的。两个小朋友不站在一起，怎么能知道谁高一点谁矮一点呢？你们背靠背站在一起，旁人一看就明白了。

“玫瑰”和“玫瑰的香气”之间，就是一种比较。玫瑰你们都见过。过节的时候，男士要送女士玫瑰花。因为花，尤其是玫瑰花，能表达最美最善的感情和祝福。但为什么玫瑰不是诗呢？因为“玫瑰”只是一个名字：这朵花叫玫瑰，另一朵花叫蔷薇，还有一朵花叫芍药……它只是一个名字。但玫瑰的香气就不一样了。玫瑰的香气，怎么才能闻到？你得把鼻子凑近了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——唉哟！扑鼻的香气就

钻进了你的鼻孔，让你的心、你的头脑一下子感到很陶醉。所以诗人才说，玫瑰看上去是诗，但实际上它不是诗，真正的诗是玫瑰的香气。

同样道理，天空不是诗，天光才是诗。天空在哪里？我们一抬头，就看到天空了。天空一片碧蓝，有时候有风，有时候有云，但天空真的是空的，无处不在又大而无当，我们怎么摸也摸不着。天光是什么？天空里是有亮光的。早上东方的天空会有晨曦，然后太阳光芒万丈地升起来。你们肯定看过日出，我觉得那是人在大地上能看到的最壮观的景色，也是最美的诗。天亮了，暗了，蓝了，红了——天空中有一种我们的眼睛能看到、我们的感觉能直接捕捉到的光线，它就叫天光。也就是说，天空中有一种一直在动的、直扑我们眼睛的东西，天的光色，天的光芒。天光是诗，因为它是动的、随时变化的。

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句：苍蝇不是诗。苍蝇多讨厌啊，飞起来“嗡嗡嗡”，还爬到我们的饭桌上，怎么可能是诗呢？不过，苍蝇虽然讨厌，但它飞的时候也挺美的。真的，我就观察过，苍蝇的翅膀虽然没有蝴蝶翅膀那么好看，但飞起来的时候，也能发出亮闪闪的光。所以诗人说，苍蝇不是诗，苍蝇身上的亮闪才是诗。这个“亮闪”就是指苍蝇翅膀上的亮光。发光的东西能捕捉到吗？捕捉不到，但我们的眼睛能追随它，我们的感觉能感受它。

诗人接着又说：海不是诗。大海多壮观，我觉得大海就是诗了。那么多的水聚到一起成了大海，水少一点呢，就是湖，长长的一条呢，就是河。你在海边的时候，如果静静地听过波涛或者海浪，你就会发现，大海就像平躺下来的人，他们有的叫太平洋，有的叫大西洋，有的叫印度洋。海浪“哗”一下冲到海滩上，撞到礁石上，花瓣一样碎裂开来。大海有时涌起吓人的波涛，有时开出一朵朵美丽的浪花，这就叫“海的喘息”。海为什么喘息？因为海就像一个

人。人着急的时候、走得太快的时候、跑步的时候，都会气喘吁吁。所以，虽然大海已经很像一首诗了，但海的喘息、海的呼吸才是真正的诗。

诗人“比较”了那么多，最后还是很老实地告诉我们，她不知道诗是什么。因此，诗的结尾是一句反问：“但什么是诗？谁知道？”应该说，她既知道，又不知道。这就是诗人和诗之间的关系。我写了 30 多年诗，如果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诗，那是说谎。我肯定是知道的，但知道得不多，只知道一点点。关于诗，我们不知道的，永远比知道的多得多。

这首诗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

我们知道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名称，比如筷子、桌子、鼻子、嘴、腿、风、云……但这些都只是简单的名字。我们脸上那个说话的部位叫“嘴”，我们记住“嘴”这个名字就行了；但“嘴本身”是什么，我们并不知道。但诗要求我们说出“事物的本质”是什么。一个事物叫什么，那只是一个命名，一个概念；要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，就需要这个事物自己动起来，并且呈现给我们。

诗就是动的、最生动的东西，就是活的、活泼泼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能直接感觉和直接捕捉到的东西。有时我们说不出来，但一下子会被吸引住，它是很神秘的，又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。

一个静止的名字不是诗，但是它动起来、活泼起来的时候，仿佛在同你说话的时候，就是诗了。比如说，一棵树不是诗，但在风中抖动树叶瑟瑟作响的时候，或者秋风一吹黄叶纷纷飘落的时候，这就是诗。任何一个事物，它只是一个名字的时候，不是诗；它自己活生生地动起来的时候，才是诗。只要你把这两个比较写出来，也许就是一首很好的诗。

《写诗真好玩》，树才 / 著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| 青豆书坊 2021 年版

让孩子玩耍是大人的工作

□[芬]帕西·萨尔伯格 [英]威廉·多伊尔

你的孩子需要什么才能成功？没人知道。世界上到处都充斥着关于“21 世纪技能”的预言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那就是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。

但是，在正被自动化、数字化、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迅速重塑的世界经济中，有一系列越发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是被雇主们和研究人员所看重的。这些能力在现有的学校制度下并没有得到最好的培养，与之相反，玩耍被淘汰，照本宣科式教学和标准化测验成了教育的主导机制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现状。

换言之，我们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很可能与他们将来最需要的东西大相径庭：一个能激发他们好奇心、合作探索和想象力的机会，酝酿新想法、为这个世界增添真正价值的机会。

毫无疑问，孩子们需要学习基础技能和内容知识，他们需要学习数学、语文、科学和艺术等基础科目，但他们也需要学习如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新的组合、模式、见解、情景和愿景中，并与其他人（如领导者、同龄人和队友）进行广泛的合作。

在我们正在进行的“第四次工业革命”中，最需要的知识技能可能不是被谷歌做到极致的内容知识记忆能力，而是更复杂的人类技能，如批判性思维、创造力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、人员管理能力和社交技能——这些都是通过校内外各种更深层次的玩耍培养起来的。正如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、牛津马丁科技与经济变革项目主任伊恩·戈尔丁告诉我们的那样：“在这个瞬息万变、不可预测的时代，在这个充满惊喜和不确定性，充满变数、风险和冲击的时代，当你鼓励孩子玩耍的时候，就是在让他们为现实世界的运转做好准备。玩耍能够培养人的韧性、适应能力和即兴发挥能力，还有灵活性和敏捷性，以及在逆境中调整航向、恢复元气的能力。玩耍还能让人们相互鼓励，给彼此希望和勇气，让世界变得更好。”

2018 年，天普大学心理学教授凯西·赫什·帕塞克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：“我们正在努力训练孩子成为更好的计算机，但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比计算机更好。”她认为，我们不应该只教孩子内容，而应该通过玩耍来加强他们的创造力、探索力和创新能力，来作为他们未来工作的早期准备和实践。“这些都是人类比电脑更有优势的部

分，”她说，“这些都要拜玩耍所赐。”

此外，赫什·帕塞克教授告诉我们：“大多数教育部门和教育体制出错的地方在于他们对成功的定义。如果你仅仅把成功定义为一个狭义测验的结果，那么根据测验进行教学就可以了。但是，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，你不需要这些知识，而是需要知道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知识，并乐于接受一系列广泛的技能方法，以及对成功更多样化的定义。”

世界上的商界领袖也对此表示赞同。2016 年，由商界领袖和决策者组成的全球非盈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 15 个最大经济体内 9 个行业的 350 名高管进行了调查，以判断 2020 年最受欢迎的技能有哪些。排名前十的技能包括：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、批判性思维能力、创造力、人事管理能力、与他人协调合作的能力、情商、判断力、决策力、服务导向能力、谈判能力和认知灵活性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体现出其价值的其他技能包括：冲突解决、发散思维、自我倡导、失败管理、压力管理、热情、同情心和自我反省。

之所以撰写这本《游戏力》，是因为许多人和我们一样相信，学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，孩子们应该勤奋、努力和聪明，应该学到很多知识，接受挑战和困难，学会自律，并发挥他们的最大潜力。但实际上，这一切都可以落实，也应当通过学校开展合理且规律的智力和体育活动（包括自由玩耍和指导式玩耍）来加强，而且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广泛研究和实验也都支持这一观点。我们相信，这是一个比让孩子承受繁重的学业和压力更好的方法——一种通过玩耍进行学习、以快乐和满足为导向、创造更好结果的教学方法。

我们并不是说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好玩，或者说如果学校不好玩，孩子们就不会学习；我们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家庭作业，也不是反对在小学里对孩子进行直接教育；我们不反对勤奋和实践，也不反对中小学生的数学练习和作业表。我们并不赞成 100% 以玩耍为内容的学校。

我们认为，在许多国家，儿童时期的高压力、繁重课业和过度的标准化测验适得其反，并且正在排挤玩耍式学习，劫持儿童教育，并造成大规模的低效率学习以及精力和金钱浪费，从而破坏儿童早期教育。这本书的重点是玩耍——包括玩耍性的教学和学习、由老师指导的游戏，以及主要由孩子自己进行的自由玩耍——是地球上每一个孩子学习的重要及必要组成部分。

作为父母、教师 and 公民，让孩子们玩耍是我们的工作。

《游戏力》，[芬]帕西·萨尔伯格、[英国]威廉·多伊尔 / 著，四川文艺出版社·酷威文化 2021 年版



上海日记



◆作者：[德]厄休拉·培根
◆出版：新星出版社 2021 年版

1939 年，第三帝国对德国犹太人的生活逐渐收紧了，实行铁腕政策。多数西方国家不愿卷入欧洲动荡局势，对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。逃离希特勒残暴政权的中欧难民数以万计，他们把对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了上海——这个唯一能够接纳他们的开放港口。《上海日记：犹太女孩二战来华避难纪实》的作者，当年 11 岁的厄休拉·培根就是这样一位难民，她和父母历经艰辛逃脱了党卫队的控制。从他们生长于斯的家中出发，辗转 13000 公里，目睹了同行旅客的被捕，终于抵达了上海。没想到，抵达之后却发现，纳粹势力的长臂已经伸向了中国。在这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，作者讲述了她上海这个拥挤而缺乏保障的避难所里的种种挣扎：从随后发生的日本占领到紧张激烈的自卫时刻，从有针对性的盟军空袭到协助营救被击落的美国机组人员。

本书是二战犹太人逃亡纪实录，弥补了对当年逃亡中国上海的犹太群体的历史记录与回忆。同时全书还原了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老上海形象，书中有珍贵插图，保留了那个时代上海的原始风貌。

全球化与国家竞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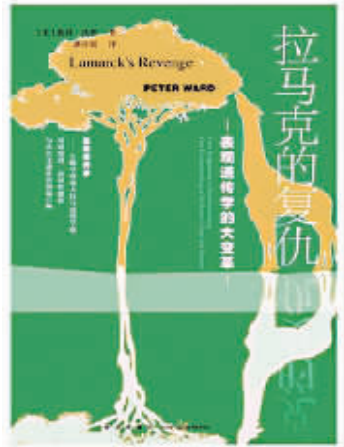
◆作者：温铁军
◆出版：东方出版社 2021 年版

越发展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；农村分布广泛，组织化程度低，产业经济难以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；以及始终受制于“单一化”经济，未能完成工业化，并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而遭受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巴西、委内瑞拉和南非。七个国家七个故事，虽然各个国家的发展路径、发展模式以及当前的处境各不相同，但将其放在一起观察，还原了世界格局的本来面目，对于理解一般发展中国的历史命运，以及如何走出发展困境，都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。

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这 20 年，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，每一个国家都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，金融全球化究竟是机遇还是陷阱？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强者恒强，而欠发达国家却往往多灾多难？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在运转着？

经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（即新兴七国）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，温铁军团队再次执笔，将这些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。

拉马克的复仇



◆作者：[美]彼得·沃德
◆出版：新星出版社 2021 年版

“用进废退”与“获得性遗传”两大理论，是生物学奠基人拉马克的学说。这足以使得人们对自我进行考量。许多人或许没有想过，一些身体特征可能源于祖先的一些行为，而人们现在的生活习惯也很有可能影响后世子孙。听起来有些夸张，但这将成为未来热烈讨论的话题。表观遗传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但古生物学家、天体生物学家彼得·沃德将之化解为通俗语言，以飨大众读者。他用表观遗传学的范式，重新审视了人类的历史——从远古到黑死病的暴发再直入当下——是如何在人们的生理、行为和智慧中留下了印记。人们正在经历的表观遗传变化，而这些变化的诱因是环境污染物、饥荒、压力等，发人深省。《拉马克的复仇》讲述了外界的影响，又如何促使人们将之传给后代，这是一场大开眼界又激动人心的探索。

本书作者彼得·沃德博士是一名古生物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。他出版多部作品，包括《生命新史》《地球是孤独的》，后者被《发现》杂志评为 2001 年十大最重要的科学图书之一；其著作《戈尔工》也曾获图书奖。